

MIXED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的混合方法

张培◎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混合法研究”（13BYY084）成果

MIXED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的混合法

张培
◎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 / 张培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8 (2017.11 重印)

ISBN 978-7-5135-9452-3

I. ①应… II. ①张… III. ①应用语言学—研究 IV. ①H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6580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付分钗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452-3
定 价 45.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4520001

前言

混合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第三次方法论运动”之称，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需要挖掘由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各种变化，而混合方法既考察过程又考察结果，是挖掘这些复杂系统的有力途径。混合方法融入到应用语言学原有研究设计和程序中的使用方式前景广阔，这就使得针对混合方法的系统、专门性研究尤为重要。

针对混合方法的方法论和方法研究涉及混合方法的实质、哲学基础、研究设计、研究问题、质量标准等重点问题。混合方法的本质和含义可以从范式、方法论、方法和融入其他策略等多种不同角度探讨。在对混合方法的历史渊源追溯中可以发现，混合方法的精神存在、流露于历史的多个阶段。虽然严格意义上的混合方法研究只有二十余年，但混合方法的痕迹更早、更远。混合方法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针对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单独研究策略的混合方法的哲学基础之争，呈现出无范式说、优势互补说、辩证说、单独范式说、多重范式说（设计观念说）以及领域信念说等多种声音，浮现出实用主义和辩证思想等相对主流观点。混合方法研究之所以生机盎然，正是因为学界视角多样、思想多元。

混合方法的设计研究中，类型导向明显。Creswell & Plano Clark、Tashakkori & Teddlie、Morse等学者提出若干设计类型。Morse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五个要素：理论欲求、主方法、辅方法、节奏、结合点。虽然混合方法的设计可以类型多样，但对于单一研究课题而言，基于理论欲求说的简单式混合设计是我的立场。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混合方法设计的不同看法，体现了他们对于混合方法实质的不同理解，而这

种不同的理解又源于他们不尽相同的认识论思想。

混合方法研究中，研究问题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混合方法研究中，是否应当仅仅分别提出质化的和量化的问题，还是应当提出一个专门的、明确的有关混合的问题以强调质、量结合的本质？抑或构造一个总括式的问题以涵盖质化和量化问题？如果像学界的主流思想那样，将混合方法置于质化的和量化的方法之间的连续体上，而不是将其视为质、量二分化之外的第三选项，就会出现一个两难局面：混合应该出现在研究问题（或者研究目的）上吗？能够出现在研究问题上吗？还是应当将混合仅限于方法——也就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这些难于回答的问题越多，对这些难于回答的问题的思虑越多，就越发能够理解和接受理论欲求说。

混合方法研究的质量标准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学界有趋同标准、分别标准和定做标准等不同出路。由于混合方法本身的复杂和多变的特点，很难寻求一种评估所有混合方法研究的标准。混合方法的质量标准可以随混合方法研究的本质和目的的改变而变。当我们以方法视角看待混合方法之时，混合方法的质量标准就更多地在于其研究设计了。不同的设计有不同的特点。每种设计类型的核心理论特点应当就是检验使用该种设计的混合方法研究的质量标准。

为考察混合方法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应用，本书基于 *Applied Linguistics*, *TESOL Quarterly*,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Learning* 和 *System* 八刊12年的内容，对使用混合方法的语言教学实证研究进行案例分析，探讨混合方法与三角测量、质化驱动的混合方法、混合方法与语言教师认知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设计等多个专题。

其中，在对混合方法的核心概念三角测量的研究中发现，混合方法的目的是不尽相同，但作为混合方法逻辑基础和核心原则的三角测量不应局限在核对结果，即用质化结果确认量化结果这种简单意义之上。超越传统意义的三角测量是超越实证/后实证范式视角的混合方

法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重视被研究者视角、解读被研究者视角，通过多种方法的运用和多重数据的释义，形成对研究问题的更加丰富和更加全面的认识，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基于这种三角测量思想的混合方法即使不是质化驱动的混合方法，也是质化方法有重要担当的混合方法。同时发现，与国外相比，国内语言教学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不仅较少，而且混合方法设计的成熟程度、考虑程度以及对质的成分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显存在差距。加强混合方法的研究、思考和实践应是我国外语学界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

以质化方法为主的混合方法中，主方法有不同类型，即质化的数据采集方法作为混合方法的主方法，和质化研究传统（或策略）作为混合方法的主方法。前者涉及焦点小组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等主要质化方法；后者涉及人种志、案例研究、叙事研究、现象学研究、扎根理论等主要质化传统。质化驱动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总体方向是质化导向，即整体研究的理论欲求是由质化的主方法提供的。这个质化的主方法是整体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因此要求这部分的研究必须精心、严谨、高质量完成，因为整体研究的质量取决于此。

语言教学实证研究中，教师认知研究表现为较多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领域。究其原因，教师认知研究有着多种不同的方法可能，包括自我报告法、口头陈释法、观察法、反思作文法等，但由于教师认知这一现象的复杂本质，使得每一种用来研究这一现象的方法都存在缺陷——单凭任何一种方法都有问题。可以说，语言教师认知研究对多种方法的结合提出了需要，为混合方法的使用提供了空间。对期刊文献中近几年出现的语言教师认知研究的混合方法设计的案例分析显示，混合方法的使用为研究者带来了关于研究问题的更加细致、深入而准确的理解；同时也发现混合方法设计中的若干值得更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包括量化方法作为教师认知研究混合设计中的主方法是否合适、混合方法中的首方法作为主方法的必要性，以及解释次序设计中量化阶段的结果对于其后质化成分的塑造和影响。

语言教学实证研究中，尽管质化和量化元素混合使用的研究不

少，但将研究设计、策略或方法明确定义为混合方法的研究有限。一定程度上表明，应用语言学领域中混合方法的概念确立和使用不够广泛而且较晚。应用语言学研究中，混合方法的使用以融入到传统研究风格/策略中的方式为主，而将混合方法作为一种单独的研究策略的较少。在语料库研究、调研、互动及语篇研究、实验、案例研究、纵向研究和内省方法等传统研究风格/策略中，都出现了混合方法的融入使用。聚焦明确使用了混合方法概念，即将研究设计或方法明确为混合方法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呈现出四种混合目的：补充、三角测量、延伸以及补充+延伸。其研究设计显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横向研究的混合方法设计大多与以Creswell & Plano Clark为代表的设计理论相符，但同时出现了基于已有设计理论的延展设计；其中，次序设计表现为绝对主流，此外还出现了同步设计、同步-次序（或次序-同步）设计、嵌入式设计和多阶式设计。而纵向研究的混合方法设计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需要更多深入研究和挖掘的领域。

虽然应用语言学领域中混合方法的概念引入和确立不足，但无论是否明确了混合方法的概念，不可争的事实在于，过去十几年来，将质化与量化元素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成为实证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稳固存在的、持续使用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最近，学界出现了一种声音——在考察了混合方法研究的根源之后，一些学者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根本不是新事物，当下学界对于混合方法的兴趣和热情只不过是一时风尚。无人否认，质化和量化方法的结合使用早在上世纪末“混合方法”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上世纪早期至中期，研究中既有质化的又有量化的数据并非新鲜，然而在此期间，由于其他范式的地位和“权力”，混合方法从未有过真正的、全面的发展机会。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以后的年代为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氛围和知识环境，使混合方法能够真正全面地诞生、清晰而系统地发展。不可否认，现代混合方法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完全不同于只分别采集和分析质的和量的数据而已的那些研究。质与量的融合越来越成为现代混合方法研究的标志性特点。可

以说,没有这种融合,就没有混合方法。质化与量化研究的结合并非新事物,但现代混合方法强调系统性:若干年以来,这种以质、量融合为目的的系统的研究方式得以很大发展,通过对包括哲学、设计、方法、分析手段在内的研究全过程的研究,实现系统的混合方法的方法论。正是这种系统的方法论,使现代混合方法研究有别于以往任何时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方法研究。应用语言学领域,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已经占有相当比例。在使用混合方法的时候,研究者对于混合方法的哲学思考、对于混合方法研究原则的理解、对于混合方法的方法论的认知和探究是十分重要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需要理解混合方法的方法论,因为高质量的混合方法研究绝非质的部分质化做、量的部分量化做而已。混合方法的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取样策略、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等方法论问题上的思考、钻研和呈现是实现高质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方法研究的前提。应用语言学界和混合方法学界必须是互动的关联,使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照耀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实践,并在实践和应用中回馈理论,形成新的理论和不断完善的混合方法的方法论。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对混合方法理论以及混合方法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所做的探讨。诚恳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感谢刘婷婷、张昕昕在数据分析阶段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感谢陈颖仪、魏蒙蒙为本书做文字校对。

目 录

第一部分 混合方法：理论探讨	1
一、混合方法的实质	3
二、混合方法的哲学基础	6
三、混合方法的设计	30
四、混合方法的研究问题	58
五、混合方法的质量标准	63
<hr/>	
第二部分 混合方法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语言教学实证研究案例的探讨	67
六、混合方法与三角测量	68
七、质化驱动的混合方法	77
八、混合方法在语言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99
九、混合方法与语言教师认知研究	115
十、纵向研究的混合方法设计	129
十一、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设计	139
十二、混合方法：绝非一时风尚	157
<hr/>	
参考文献	162

第一部分

混合方法：理论探讨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混合方法是量化、质化两大传统之后的第三次方法论运动（Tashakkori & Teddlie, 2010）。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混合方法这片土地的风貌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而混合方法的迅速发展特别得益于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ural Research*（Tashakkori & Teddlie, 2003）第一版的出版。自那时以来，混合方法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和重视，表现在：社会科学多种学科已经接受并使用混合方法，涌现出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等专门针对混合方法研究的期刊和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等专门针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学术会议。混合方法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外（Creswell, 2010）和国内资助。混合方法学界的概念不断加强；混合方法学者的队伍不断壮大。

迄今为止，针对混合方法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大主要问题：一是概念性问题，包括混合方法的实质及其哲学基础；二是程序性问题，涉及混合方法的方法论和方法；三是应用性问题，即混合方法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中的使用。图1呈现混合方法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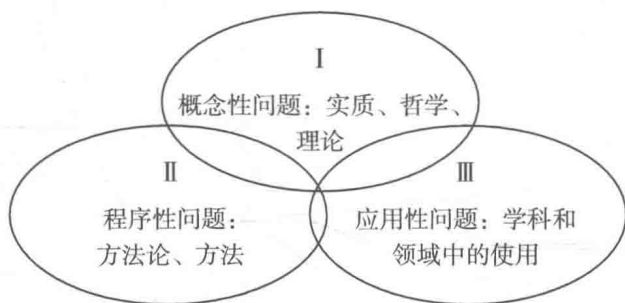


图1 混合方法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基于Teddlie & Tashakkori, 2010和Creswell, 2010）

本书的逻辑正是建立在这些重点问题之上，从混合方法的实质入手，围绕混合方法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设计等问题重点展开探讨，并以实证资料为基础，考察混合方法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中的应用。

一、混合方法的实质

围绕混合方法的定义，学界呈现出广泛的讨论和多种多样的声音。混合方法定义的变化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时，混合方法被看作是两个分别的部分——量化和质化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混合方法的概念由两个分别的部分向两个部分之间的关联转变（Creswell, 2009）。在这关联之中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对于混合方法的理解。较早的Greene, Caracelli & Graham (1989)对混合方法的定义强调方法的多样性，而后的Tashakkori & Teddlie (1998)的定义则将重点转移到方法论上。方法与方法论的差别在于，前者指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乃至释义的过程，而后者涉及从哲学观到步骤和手段的研究过程的全部。在混合方法学界，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混合方法。强调方法的学者将方法视作整体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方法论的学者聚焦质化和量化研究如何遍布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此外，一些学者聚焦混合方法的哲学思想，而还有一些学者将混合方法融入到传统研究设计之中。

混合方法定义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下述问题上的分歧：

- 混合什么：混合方法，还是混合方法论，抑或是混合研究类型？
 - 混合发生在哪个阶段：数据采集阶段，还是数据分析阶段？
 - 混合到什么程度：混合数据，还是从数据一直到世界观？
 - 混合的目的是什么：补充、三角测量、发起、延伸、发展还是其他？
 - 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还是核心方法？
-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角度，Johnson et al. (2007)

提出了一个混合方法的复合式定义：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s the type of research in which a researcher or team of researchers combines element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e.g., use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viewpoints,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inference techniques) for the purposes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understanding and corroboration.

(Johnson, Onwuegbuzie & Turner, 2007: 123)

这种复合式定义能否被每个人接受则另当别论。Creswell (2010: 51) 就以他直接而诙谐的方式指出，“我将混合方法主要视为一种方法，因为让每个人都相信哲学思想能混合这件事难度较大。”而哲学思想的混合恰恰是以方法论视角定义混合方法的观念基础。关于哲学思想的争论，在本书中将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而哲学思想能否混合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设计，也是本书将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但在本书开始的部分，我在描述学界不同观点的同时，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我看待混合方法，是从方法的角度，主要以数据采集和/或数据分析为特征，即单一研究项目中，质化和量化数据的采集和/或分析，以及两种数据的关联和结合。我倾向于Creswell et al. (2003) 对混合方法的定义：

A mixed methods study involves the collection [and/]or analysis of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in a single study in which the data are collected concurrently or sequentially, are given a priority, and invol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ata at one or more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Creswell, Plano Clark, Gutmann & Hanson, 2003: 212)

如前所述，混合方法学界给予混合方法的定义不尽相同，对于混合方法的本质有着多种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和角度可由图2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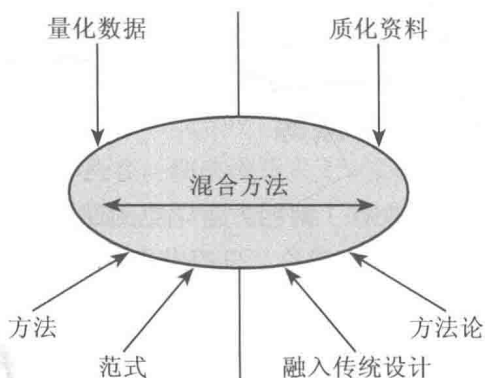


图2 混合方法的实质

(基于Creswell, 2010: 51)

在这里，混合方法不仅仅是质化和量化两种类型数据的收集，而是两种类型数据的联系和结合。图中呈现的“混合方法”的圆如同混合方法学界一般，不同组别的学者纷纷进入到这个领域：有些是方法导向，有些是方法论导向，有些是哲学导向，还有些是在传统研究设计中使用混合方法的导向（Creswell, 2010）。

二、混合方法的哲学基础

1. 混合方法的历史渊源

Johnson & Gray (2010) 对西方哲学史的回顾描绘出史上分隔量化和质化研究的核心思想和辩论，显现出范式战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并且至今仍存在。纵观历史，类似量化、质化和混合的思想流露于史上各个阶段，特别是在关于知识的争辩之中。总体上说，自远古以来，一种类似量化思想的世界观主导着西方哲学；然而，在有记载的历史当中，类似质化精神的思潮持续不断地给量化的主导地位制造麻烦：

A QUAN-like worldview has generally dominated Western thinking since ancient times; however, QUAL-like pockets of thought have continued to trouble the dominant view for most recorded history.

(Johnson & Gray, 2010: 90)

混合方法的思想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很远。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在对立冲突思想之间的辩证立场，这种立场试图综合对立双方各自的重要成份从而形成第三条出路。第三条出路的核心就是平衡和妥协 (Johnson, Onwuegbuzie & Turner, 2007)。

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知识的争论直接关系到研究方法的发展。造成我们今天范式差别的很多最深层次的分隔自远古时代就已存在。柏拉

图和苏格拉底对于智辩派的排斥源于本体论立场上的对立，是关乎现实和知识的观点上的矛盾。前者是绝对论者，而后者信奉相对主义。可以说，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于智辩派的思想对立是西方文明史上范式战争的开端（Johnson & Gray, 2010）。如果说柏拉图是最早的寻求确知的理性主义者，那么亚里士多德应该是最先寻求对于所见和所体验之世界的理解的实证论者（经验主义者）。对于柏拉图来说，推理证据不可或缺；而亚里士多德似乎接受相互主观性。对于亚里士多德，推理、归纳、辩证法和观念可以成为理解世界的互补方法，而这正是混合方法的精神所在。在这种意义上，混合方法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所谓“黄金中庸”强调的正是平衡，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一个彻底的混合方法知识论（Johnson & Gray, 2010）。

在中世纪，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在大学开设自然哲学课和增加运用实验的呼声，另一方面则有解释学的创立。而一种类似混合方法的视角显现于彼得·阿贝拉德的著作《是与否》（*Sic et Non*），为解决两端对立提供了中间立场。

文艺复兴时期，弗朗西斯科·培根是归纳和实证方法（经验主义）的代表。在他的方法论著作《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中，培根强调实证方法的运用，指出研究者须置身于研究过程之外，研究不能携带价值观、必须系统地进行。在此后的年代里，实证论者正式确立了实证主义哲学。这个时候的实证论者（经验主义者）是量化思想者，而詹巴蒂斯塔·维柯却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思想者，因为他理解建构主义的重要性，主张以多种立场和方法获取更为全面的、互补的知识。

Johnson & Gray（2010）认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是对启蒙运动时期过激思想的一个辩证反映。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将人与物几乎等同，认为一切皆由自然和环境决定。而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和学者拒绝将人等同于物，试图将人的一面重现为重点。因此，Johnson & Gray视浪漫主义为质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影响，

而浪漫主义对差异的侧重也与20世纪后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从混合方法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思想纠正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与启蒙运动思想一起，为解读人的世界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可能。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被认为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提出的数量与质量都重要的观点与混合方法的核心原则一致。他的先验观念论与其他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例如谢林、赫尔德和黑格尔）不同，后者与今天的质化思想更加接近。他们强调人的思想的重要性，与自然科学的立场形成反差，为社会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作了铺垫。这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对后续人类学的发展以及质化和混合方法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所谓“科学方法”的发展使19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量化方法的转变时期，验证假设正式成为关键的量化科学方法（Proctor & Capaldi, 2006）。19世纪30年代，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实证主义，就此古典实证主义哲学诞生，对于量化方法来说，十分重要。而对质化方法有重要作用的则是威廉·狄尔泰和马克思·韦伯的思想。前者强调解释学的重要性，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别，这对量化方法与质化方法的分离有重要影响。狄尔泰和韦伯既重视客观又关注主观，韦伯还以解释社会学将宏观与微观联系起来。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量质争论有着非常特殊的影响。进化论本身虽然是一个量化的科学理论，但质化思想者从中汲取重要养分——那就是动态的现实和非静止的真理，因为进化论揭示了新的物种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而出现，是机会与环境之间的一种长时间的互动。它挑战了柏拉图式真理的一成不变和自然科学还原论者关于一切现象最终归于不变物理定律的假想（Johnson & Gray, 2010）。

20世纪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是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实证主义，后发展为逻辑经验主义，现在成为所谓后实证主义。今天的量化研究者大多是后实证主义者。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有很多不同，包括承认价值观负载的事实以及部分现实的社会建构。

现象学、文化相对论、象征互动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哲